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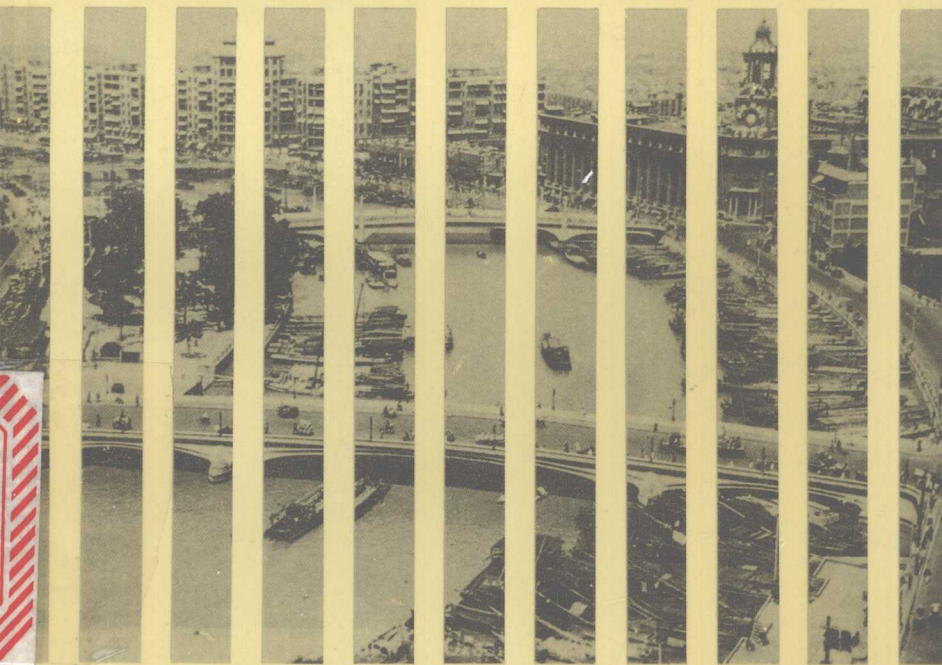
猎影与沉思

梁得所集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海派小品集丛

梁得所集：猎影与沉思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梁得所集：猎影与沉思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4.8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 — 10,000

ISBN-7-5432-0190-9/I·22

定价：6.50 元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很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恃，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揶揄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卓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短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宣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应

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鹜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少。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驯和俗谚相融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趋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憩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领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是以1935—1936年出版的由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9—1927》10集在学术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而它在当时的上海市民中，则是和《良友画报》联系在一起的。这份画报的主编是梁得所。梁得所和马国亮以及后起的赵家璧，同是良友的散文小品作家。梁得所（1905—1938），广东连县人。1925年到山东齐鲁大学攻读医科，次年辍学赴上海主编《良友画报》，文字、摄影都相当擅长。抗战爆发后，与友人黄武匡创办大众出版社，由

他主编《大众画报》、《文化》、《小说》和《时事旬报》。主要散文小品集有《若草》(1927年)、《得所随笔》(1929年)、《未完集》(1931年)、《烟和酒》(1933年)和《猎影记》(1933年),均由良友杀青发行。

梁得所的散文小品是一份中国知识者的心路记录,在程度上较之马国亮还突出。当他写作《若草》中的篇什时,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他也沾染着那个时代青年人的时髦,他厌憎孤寂,却又向往并陶然于孤寂之中。《若草》的题记标示:“床”才是作者最亲密的良友。他的眼光稍稍触摸现实界,而又很快地收了回来。他确是浸沉在茫然的思绪里,然而,他也得到了诗神的眷顾,他乐于表现某种哲学的玄想,某种出神的宁静、幽寂、和平的气息,某种朦胧的类乎诗的景象。“若草”也者,一把零散杂乱的草,若者嫩也——这便是作者最初的小品,它们不乏富丽的感觉,但离理解还远得多。

时代生活的新内容,加上梁得所职业上的优势,自然还得算上他的那份良知,终于使他的眼光注视着沸腾起来的现实。如果《得所随笔》露出了转换的端倪,那么,《未完集》显得阔大而执着了。《未完集》的题辞明白而清楚地显示了一个实际的旅人和思想的旅人的深长感慨——“换过几盏客寓的孤灯,/又进过梦想不到的病院;/欲探西湖的冰雪,/也爱南国的温暖”。之后的《烟和酒》,和马国亮的《生活之味精》一样,同是休憩之作,但也有时代的掠影,《灰色的围墙》、《南海微波》之类,想象之波粼粼,而朴茂的生活之光已烛照着他的思流。《猎影记》对于梁得所短暂的生命来说,是一座丰碑,它是他率领良友摄影团历时7个半月、走遍全国

16省的收获。民众的同仇敌忾锻铸了作者的情感，他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获取了以往从未发现的诗情。华北、西北、华东、中原、湘粤、广西，凡他足迹所到之处，他都留下了自己真挚的心音。它们拂去了往日的忧郁，即便还存有某种天真的想头，但是无法掩盖他对于祖国的赤诚情怀。所有这一切，都是时代对于一个海派作家的恩惠，也呈示着梁得所对于时代生活的积极反应。

从《若草》到《猎影记》，作者的愁绪已淡，而意气方浓。不过，它们也保持着作者前后一贯的作风。作者的摄影专长使他的 小品文字借着个人的情感动力，铺展着社会的画卷和个人的感受。他善于运用“焦点透视”去表现某一场景或某一人物的丰富层次，也善于用“散点透视”去转换场景，把视线投向更广阔的空间。《若草》以精炼见长，而《猎影记》则以逼真取胜，沉静冷隽的语言将锋芒和情绪制约着，组成了作品淡雅、含蓄的意境，而笔法虽简约却气韵生动。夸张是海派作家的胜场，然而它和梁得所无缘，他宝爱生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一如每一个新闻记者所持的理想那样，这便使他的 小品看似平淡却耐人寻味。梁得所心仪法国一位旅行家的游记，在法国革命后读者由它而知晓了革命的原因。可以告慰他的是，他的《猎影记》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几乎也是一幅幅泛黄的历史写真。

本集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以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题系选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5年10月

目 次

灌水猪肉	1
五香花生与中国	3
乡里之情	5
不要为我拍照	7
中秋夜之雨	9
汽水	11
了解?	13
苏州的牛马	15
一线天	18
半淞园	20
提防平民与小孩子	22
老窦说	24
是日也天朗气清	26
玩与正经做事	28
天下第一泉	30
仁丹如意油之类	32
奢侈税	34
笑! 笑! 笑!	36
东方的秘密	39
红与绿	42

香港印象记	44
母亲的责备	48
女人与行李	50
哭的艺术	52
岛屿性与大陆性	54
须磨海滨	56
扶桑的西湖	58
由贤妻良母谈到摩登伽	61
广告术	64
上海的鸟瞰	66
忆西湖	73
忆亡师	78
万事结尾难	82
忙	85
去	88
民族的反抗性	89
女人与葱	91
麻雀与情信	93
阑干	95
如是我闻	98
烟和酒	100
灰色的围墙	104
失去的情歌	108
赠镜	111
圣经与失眠	114
再谈老嫫	119

忘记.....	123
南海微波.....	125
塞外的乐音.....	130
谈胡子.....	133
守山海关的何柱国.....	136
胡适博士.....	139
不在家的蒋梦麟.....	141
老将军吴佩孚.....	142
活佛班禅.....	145
张学良之印象.....	147
与冯玉祥谈苹果.....	150

灌水猪肉

别处可不知有没有，在我乡间却很常惯的——屠户杀猪，剖开腹部时，马上灌水进它的心房，由心房挤到全身的血管里；这样可容纳十多斤水，猪肉的重量便增加了。可是据卫生学家或稍懂卫生的人们说，灌水猪肉很不合卫生云云。

有一年，新上任的县知事是从省城学堂毕业回来的少年，他宣布整顿民政。果然的，新立了许多禁例，其中有一条是禁卖灌水猪肉。可是禁了不够两月，屠户渐有被罚，市面的猪肉渐渐恢复灌水了。其原因无他，皆因市民——多数的市民——嫌不灌水的每斤贵几个铜板，他们要买灌水的，于是灌水猪肉的禁令不能执行下去。不但这样，而且那知事未满任就下台了，原因无他，人民——多数而且占势力的——嫌他多事而不似官，他们所要的是有官气的官！

闻说那知事现在在乡间耕田了。我想：当他放下犁耙在树下休息时，回忆从前处罚屠户，应该有点自己悔责。倘若

硬要屠户负起全市猪肉不改良的责任，他自己就应负全县不改良之责。倘若屠户被打二十板屁股，他自己大概应被打二百板以上。

近来对于文艺的批评，每每联想到灌水猪肉。即如现在批评家指出许多无聊及腐败的文字，更大骂国产影片之幼稚而无价值，又责备影戏院译外国剧名之肉麻——什么“艳史”，“风流”，“争风”……殊不知社会——多数而占势力的部分——所要求的是无聊腐败的文艺，幼稚而无价值的影片，和肉麻的剧名。

责骂国产影片的声音算最显著。而被责骂者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不睬的，一种是挥拳打过来的。不睬的令人悲观；挥拳打过来的倒有点意思，他的意思大概是：“谁叫你来管闲事！南洋及别处的观众欢喜看什么，我就制什么卖给他们。若依你们说做到艺术化，我就卖了儿子也不够亏本啊！”

中国曾有不少富强的机会，可是民国元年乡间有人想开矿而父老说掘断龙脉，不准开。民国十六年革命军的宣传队到河南宣传三民主义被该省民众所组织的红枪会洗劫一空。诸如此类，有什么办法？我们中国人喜欢贫，喜欢弱！呜呼，我岂欲为不长进的分子辩护哉！吾不能已于言也。

然而世事没有一件是绝望的，今后想禁绝灌水猪肉，我以为不要单打屠户的屁股，还是要注重向市民方着手，使他们个个明白灌水猪肉的坏处，大家决意买不灌水的。想达这目的，必须向他们的脑浆里做工夫，打屁股是没有功效的。

选自《若草》

五香花生与中国

当我离学校时，带着几件书橱衣箱出了校门而到码头。码头渡江的小艇艇家们，各人站在自己的艇头，很喧杂地嚷道：“这里来罢，这艇最好！……”平日每到码头都见同样的情形，不过那回听来仿佛更闹；大概因触起将离学校时，耳中不住的听闻社会的喧嚷：“这里来罢，这职业最需要你！”

“中国今日之所需”这题目，是我们听演讲和阅书报所常见的。题目虽一，而各篇所论不同：教育家说中国今日所需的是教育；体育家说是体育；艺术家说是艺术……这种呼声与码头船家的喊叫相类似。不过动机复杂些罢。

通常所谓“卖花赞花香”的心理，其简单的动机，是自私；但自私之外，我以为还有天赐的特殊作用：那便是自信和自尊，由自信自尊的自我表现可生出“力”。闻说有某音乐队举行成立礼，演说者大意论音乐之重要，他说从前孙中山之所以胜陈炯明，其故无非因孙中山军队有军乐队，而陈炯明却没有。这位先生的理论当然幼稚可笑，但他的用心大有